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八回 烈女還家蒙恩旌表 強盜逃難借友報仇

話說安欽差攻破青雲山，張七在曹州府城外被褚、陸、周、田殺敗，只剩下百餘名嘍囉，跟隨往東方逃命，身邊惟孫海一人護衛。那張七一路上歎氣連聲，無精打采，走的都是些隱僻小路，恐怕有人追趕。正走中間，腹中饑餓，無奈止得命嘍囉四下尋覓人家，買些飯食充饑。幸虧山村之內還有人家，聽說有錢買食物，也就隨便賣給他們些飯食。他們飽餐了一頓，給了飯錢，又往前走。一路打聽兗、沂二府早已有人盤查，偷不過去，除非由山背小路走去，約八百里，方是泰安府羊角嶺交界。張七聽說「羊角嶺」三字，十分歡喜，想道：「到了羊角嶺，見著鐵頭陀，再三求他。他若肯拔刀相助，要報此仇，有何難哉！」因此尋路前進，直奔羊角嶺而來，暫且不表。且說欽差得了曹州信息，知道賊人大敗逃命，生擒賊目一名，府城無恙，心中大喜。隨即帶領人馬與山中男女、銀錢糧米，一齊裝運押送進城，還有兩個賊目，與曹州這賊三人，一並送人監禁。欽差進城，文武迎接。到了府署，欽差人內升座，文武參漏已畢。欽差遂將山中所獲金銀糧米各物，請太守親自閱視，查明數目，一半存庫，一半分賞三軍。忙將攻破山寨一切情形，寫信通知中丞，意欲奏聞獎敘有功將佐，隨後再進攻兗、沂之賊。至張七現在逃亡，派人尋蹤往探，一定要將他拿獲。此間被獲三個賊目，請旨定奪，或解進京師，或就地正法，均候欽定云云。又片保舉出力員弁，如田總兵、褚、陸、周、馮、趙與兗、沂大小將官，皆候旨施恩。此信一發，不過一日，早到省城。中丞閱信，照樣擬了奏稿，會同辦理，仍將奏稿封寄商酌。這裡欽差隨派曹州府審問那些婦女，面諭胡氏一名女子，是個烈女，即令人將他家屬喚來領回，好好給他配個人家。似此節烈，照例請旌，旋於奏折尾末敘明。奏稿擬定，仍請衛中丞拜發。

這裡曹州府無人不知胡家女子，能在賊中一月有餘，仍然保住貞節，真算節烈可風。他父聞知，即刻來府署，父女見面，大哭一場，稟明太守要領女兒回家。太守允許，送與胡女許多東西。又叫他人署內，那知府太太與他談談說說，十分佩服，也有賞賜。胡女又求太太轉求太守在欽差面前討情，留張七瘦子一條性命，算是報他救命之恩。那些話一言難表。但說胡家父女好容易死裡求生，而今骨肉重聚，二人臨走時，親到欽差公館前叩謝，然後歸家。後來胡女許配一個秀士，也中一名舉人，後來官居教授，夫婦享壽七十而終。這都不提。

再說欽差與曹州府太守商議，將那些被擄婦女有家可歸者，稍給銀兩，著他家屬領回；無家可歸者，散給他些資財，叫他自己過活。那賊人的家眷：暫行看管，聽候聖旨發落。所奏張七、孫、餘、李、黃五個人，都無兒子，縱有兒女，也不見得是親生自養的。我朝聖恩寬大，罪人不孥，將來或可免死。這是後話慢表。

再說那張七與孫海在路潛逃，晝伏夜行，走的都是些幽僻小路。一路上有時還有飯吃，有時止得挨餓。走了八九天，那天才到了泰安交界。一路探明羊角嶺路徑，有人說道：「那羊角嶺青蓮寺是有名殺人的活閻王，你等此去，莫非不怕死麼？」

張七等道：「我等是他舊交，他斷不能殺我等的。」一路尋蹤覓跡，果見山路崎嶇，比較青雲山又險要多了。到了嶺下，止見有幾家酒店開設在那裡。跑堂的招呼客人說道：「我這裡酒飯俱全，要甚麼菜都有，嚐嚐看，我這酒是真正原封，無一點假，嘗了管保你別處酒就喝不來了。」吆吆喝喝，聲音洪亮。

張七撿了一家門面寬敞的，走了進去。到客座上坐下，其餘跟隨的人止剩得七人，也隨同進來，兩旁列坐。跑堂的忙上前問道：「爺台來了，請坐！」忙倒上茶來，請示用甚麼酒菜，吩咐了好去預備。張七道：「有現成的雞魚肉食，儘管拿來，酒要好的。他們是我伙伴，一樣預備酒菜，快快去辦來！」跑堂的連忙答應，下去端整酒菜。不多一會，端了上來，擺列好了，請張七用酒吃菜。

張七飲了數杯酒，看了看那跟隨的人也在一旁喝酒吃菜。

張七遂喚跑堂的過來說道：「我要問你，這裡上羊角嶺還有多少路途？那青蓮寺方丈現在可在家？諒來你總知道的。」跑堂的聽了這話，忙問道：「爺台想是與我們方丈認識？」張七道：「然也。」跑堂道：「此去上山還有五里路遠，到了山半中間，還有一處名曰往來亭。那亭上有人把守，亭外挖有壕溝，除非熟人或有來歷舊交，到了那裡通了名姓，那亭中大師傅准你上去，才放下吊橋，渡你過去。不然，你休想上去。止怕他那裡一聲暗號，四下裡有人看守，一齊圍裹上來，登時拿住。這個地方好有一比，比做閻羅殿上，到此死多活少。爺台如要上山，務要打定主意，不可冒失，白送了性命。就是我們這個地方，開設店面，也是奉了大師傅之命，在此做眼。凡是過路客商，知道規矩，由此經過，先送上買路金銀，我等給他一張路票，任憑他過山。周圍百里之內，無人阻擋。若不送金銀，到了店，我等暗地通信他山上發下人來，登時人財兩空。年輕的擒上山去，做個小卒；年老的一刀了賬。任你有多少人馬，也過不去。甚麼講究呢？此去八里外有一條河，名曰羊眼渡。大王有法力，那河水雖不深，就是無法能渡。不拘甚麼東西，見水就沉，不能行船，又無橋樑，水流甚急。任你千軍萬馬，到了那裡，也是束手無策，止有等死。而且那水喝不得，喝下去腹中疼痛，週身無力，登時倒地。大法師有如此本事，所以在羊角嶺上青蓮寺中，帶領著徒子徒孫，享受清福。凡是山東山林中好漢，無一處不來進獻金銀。還有海中幾家大王也來通信，送些禮物，遇有急難，還要求他相助。爺台既是相與，大概這些事久已聞知。若是初次來見，路徑不熟，那倒不妨，我遣人同你去，何如？」

張七聽了這一番話，忙答應道：「兄弟，你當我是誰？我就是曹州青雲山的張七大王是也。與這裡大和尚是盟兄盟弟，素有往來。大和尚曾到過我山寨三次，我卻不曾來過。目下因有些不得意的事，特地來投奔他。原是初次到山，路徑不熟，相煩你派個人送我上山。好在是一家人，我也不用客氣道謝。」

那跑堂的聽張七說完這話，連忙上前下跪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七寨主駕到，小人不知，多多得罪！千乞大王爺擔待。」張七忙將他拉起來，說：「好兄弟，何必行此大札！你我原是一家人，不知者不罪。勞煩你快領我上山，見師傅要緊。」跑堂的說：「刀口是自然。」忙打了一聲暗號，止見內面走出幾個人來，略問了幾句話，就請張七動身。從店後小路前往，走不多遠，看見有幾間房子，那房內有樓。那領路上樓吹起號來，一聲響亮，山上早有人答應，放下人來，用竹幾子轎數乘，請張七坐了一乘，孫海也坐了一乘，其餘不用。每一乘有四個人抬，行走如飛。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已上得山來。果然到了亭子內，有人出來接見，問明來歷，一同上去。約有半里，已到青蓮寺面前。止見山門大開，十分威嚴，兩旁坐著有數十個頭陀，都是面貌兇惡。見了張七、孫海，忙問道：「兩位從那裡來的？」

引路人代通名姓。那些頭陀聲忙站起，合掌道：「我等不知，有失遠迎，望乞大王恕罪。」張七道：「豈敢，相煩通報大師傅。」頭陀答應，同進山門，有人飛跑進內報信。

不多一會，果見那鐵頭陀帶領著十數個弟子，迎了出來。

彼此是認得的，忙上前相見，手拉手往裡而走。到了禪堂歸座，孫海上前叩見。鐵頭陀也還了半禮，遂問張七道：「賢弟不在山寨鎮守，何故不遠千里而來？必有所為，請道其詳！」張七道：「一言難盡！小弟如今是弄得無處棲身，好容易逃得到此。

惟有懇求老哥哥大師傅垂手救援，方有活命，不然，難免作刀頭之鬼也。」那鐵頭陀聞聽這話，驚疑不止，忙問道：「貴寨中難道出了什麼事了？」張七遂說：「新放了一個飲差姓安，一到省，就闖邊出巡。到了曹州，三日後就發兵來搜山。那時弟得信，即差人打探，見他舉動但是軟弱之輩，因此定下詐降之計，要騙他上山中計。誰知他早已料定，裝做退兵，說奉旨另有他處緊急軍情。弟那時信以為真，意欲乘此下山搶掠些金銀糧米，那知中他調虎離山之計。他三面帶兵，會合兗、沂兩府人馬，連夜攻山，竟把山寨破了，山中根基全行失去。他尚不肯干休，四下遣人追趕。因此繞道來投老哥哥這裡暫且避難，不知老哥哥可有什麼妙計，能替小弟奪回山寨否？」

鐵頭陀聽罷這說，一聲怪叫道：「氣死我也！」用手一指罵道：「我把你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，我與你舊仇未報，你又來欺負我的兄弟，我若不將你拿來劈做萬段，誓不為人！」張七道：「原來這姓安的是老哥的仇人，弟倒不知怎樣結的仇恨，乞道其詳。」鐵頭陀道：「我有個得意徒弟，名叫赤面虎。他在黑風崗能仁寺中住持，那年被人殺害。起初不知何人所殺，新近收得一名逃軍投奔，姓霍名士道，他倒知道細底。說是那安驥的老婆叫做十三妹，從前在青雲山一帶做女強盜。原來我那徒弟是他殺的，豈不是我與他有仇麼？」張七道：「如今安驥奉旨查拿綠林，到處調得動兵，他又有勇將輔佐。有何妙計可以報仇，乘早商量好了，免得臨時費手。」鐵頭陀道：「我現在差人去打探他從何處查訪，但得他離此地不遠，我親自下山去走一道，略施法力，管取他性命。若與他交戰，還要動刀動槍。止消夜間到他住處，念動咒語，叫他昏迷不醒。那時下去，到他房中取他首級，易如反掌。老弟你看好不好？」

張七道：「老哥哥有如此法力，何愁安驥不死！」鐵頭陀還有一計更妙，連山都不必下，止要差一精細人下山，暗訪那安驥的生辰八字，寫了出來。「我止要紮一草人，將八字安放草人身上，每日踏罡步鬥，念誦真言，止消七日，安驥必死。此計似比行刺更妙。」張七道：「這更好了！事不宜遲，快遣人下山，二者並行，不久即可成功。」兩人說得高興，擺上酒來。

鐵頭陀道：「這是與賢弟接風。」彼此放量痛飲，喝得大醉，方才各回房內安寢。次早鐵頭陀差了兩名精細小卒，下山去探欵差現在何處，帶領多少人馬，從那路進兵，探明速報；又差兩個徒弟，扮做化緣僧人，專要打聽安驥的生辰八字。四人下山，分頭上路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安公子與衛中丞會銜奏折由驛馳遞，不多數日，已到京師。由兵部掛號送交奏事處遞進。皇上將奏折細閱，忙召軍機大臣面議道：「據安驥所奏，攻破青雲山盜穴，擒獲匪徒，救出難民婦女多人，且有烈女胡氏在內，此次文武各員不無微勞。惟盜魁在逃，應擬旨著安驥會同撫臣、各鎮，追蹤訪拿，務獲為要。」軍機處理諭擬旨云：「安驥與曹、兗兩州總兵並武生勇丁等，攻破青雲山寨，救出難民婦女。安驥與撫臣、總兵均交部議敘。武生褚廷梁、陸葆安，義勇周得勝、馮小江、趙鵬，均賞給五品軍功頂，留營以把總補用。張七之嫂能保護烈女，免死，交地方官發交官媒看管。救出婦女，妥為安置。胡氏烈女，准其建坊旌表，著伊父善為擇配，賞給建坊銀兩。所擒獲匪徒三名，即著就地正法，梟首示眾。張七在逃，仍著安驥等嚴拿，勿令漏網。」皇上看過批准，登時發抄。

那時安公子恰好家信已到，稟明安老爺一切情形，並云有天目山、白象嶺、羊角嶺三處強盜尚未查明，此事非急促能辦。惟有格外小心，與幕友同官斟酌辦理。省中家眷，賴有舅母照應；兩媳分娩後能料理家務否？十分惦記云云。安老爺看過了信，叫進送信人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趕露兒。老爺、太太問他東省一切事體，他也細細說明。問起賊人巢穴，他說：「聽得人說別處都不要緊，就是泰安府羊角嶺的甚麼鐵頭陀和尚十分厲害，會妖術邪法。」

安老爺與太太還未答言，早已驚動了那兩位少夫人。張姑娘不知其詳。十三妹忽然想起從前在青雲堡之時聽人說起，羊角嶺青蓮寺十分兇惡，鐵頭陀又會妖術，專會行刺，暗中害人，這事倒要早早防備，忙對公公道：「媳婦從前在山東時，曾聞人說起那鐵頭陀嘯聚羊角嶺青蓮寺，十分兇惡，專會黑夜行刺。公公寫信要囑玉郎格外小心防備。第一黑夜須防行刺，兩軍交戰，須防他用邪術。」安老爺聞聽此言，登時心中驚疑，說道：「這事可不好辦，只好聽天由命而已。」那安太太聽了這些話，更嚇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才想出了個主意，說道：「老爺，我有個主意：如今何家媳婦已經分娩了三個多月，不如送她去任上，也可以保護玉哥那孩子。老爺，你想這個主意好不好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何家媳婦去呢，固好，無如仍不中用。」太太道：「怎麼不中用？」老爺道：「玉格是沿途查訪，何處有賊，即在何處住下用兵。縱有家眷，焉能跟著走？而且打戰出兵，非女子份內之事，又不便女改男裝，又不好隱藏不露，所以說不中用，即此也。」太太道：「如此難道由他去？咱們竟不管嗎？」老爺道：「太太且慢著急，等我寫了回信，叫他與顧朗山商量，自有高見。至於那和尚邪術，止要烏雞黑犬血澆在箭上射去，能破妖術。再者週三他們老弟兄尚有數人未曾出頭，止要玉哥諄托週三，再調出他們幾位，人多膽壯，自然無害的了。」太太聽了這話，才略放心，忙催老爺寫回信；又叫兩媳婦親筆寫信，告訴他刻刻留心，防備暗算。這裡將信寫好，仍著趕露兒帶去，吩咐他一路小心，不可耽延誤事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鐵頭陀差人探聽欵差在何處下馬，從何處查辦，又差兩個僧人去打聽欵差生辰八字，要想暗害。那時張七身邊帶有十餘人，有一人姓鮑名國恩，為人精細，雖出身綠林，卻大有悔罪思遷之意。張七因他能乾，十分重用他。他自從跟張七到了羊角嶺青蓮寺中，常與鐵頭陀的徒弟們講究些朋友交情，英雄的義氣，能說會道，那些小和尚都喜歡他。內中有個和尚，法名歸元，年紀二十餘歲，與他最好，兩下裡情投意合，遂結拜為弟兄，時刻一處談論。那一天，鐵頭陀差人去後，他二人私下計議，說起那欵差用兵破青雲山，出其不意，可惜張大王多年根基一旦失去，如今止有仰仗大師傅法力報仇雪恨，奪轉山林。說到這其間，那歸元和尚道：「大哥，你看將來安欵差怎樣結果？咱們師父與張大王怎樣收場？你斷斷看。」鮑國恩道：「老弟呀，這話我可難說了。」歸元道：「怎麼難說呢？」